

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

徐扶明著

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

徐 扶 明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

徐扶明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 字数 158,000

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7,300

统一书号: 10186·509 定价: 1.05元

目 录

自序.....	1
一、《红楼梦》与家庭戏班.....	5
二、《红楼梦》中戏曲演员生活.....	25
三、《红楼梦》中戏曲剧目汇考.....	45
四、《红楼梦》中戏曲剧目的作用.....	79
五、《红楼梦》中戏曲演出.....	92
六、《红楼梦》中戏曲二三事.....	117
七、论《红楼梦曲》.....	132
八、谈串客柳湘莲.....	150
九、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和《红楼梦》.....	161
十、《邯郸梦》与《红楼梦》.....	185
十一、古典戏曲对《红楼梦》情节处理的影响.....	200
十二、从《林四娘》《婉孌词》到《婉孌封》.....	218
十三、《红楼梦》与《红楼》戏.....	233

自序

我在大学读书的青年时代，就爱好《红楼梦》。数十年过去了，我仍然爱好《红楼梦》。究竟看了多少遍，自己也记不清了。我对书中几百人物，并非都了解的，但一个个青年的悲剧，强烈地振动过我的心灵，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可是，我从来没有打算写一本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书。因为，自这部名著问世以后，红学家们说过千言万语，要另辟蹊径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我重读《红楼梦》。看来看去，就想专从戏曲角度，试作一些探索，写点札记。因为，一则自己从事戏曲工作，比较有点条件；二则还没人在这方面作专门研究，自己不妨试试看。即使自己的探索够不上填平补缺的份儿，那就权当作开场锣鼓，打打闹台，有待于名家登场唱大轴。

可是，在《红楼梦》里，关于戏曲的描写，毕竟有限得很。如果仅仅就此着笔，介绍介绍，那就只有一两篇文章可做了。经过反复考虑，初步拟定三个范围，一是探索《红楼梦》中戏曲活动，二是探索戏曲艺术对《红楼梦》的影响，三是探索《红楼梦》对戏曲创作的影响。这样一来，范围可以广泛些，比较有回旋余地，而又围绕着《红楼梦》与戏曲的核心，不致于离题万里。

那末，又该怎样研究呢？我想，还是运用比较方法。有比较，就有鉴别。从两者比较，可以易于鉴别出同与异，精与粗，

新与旧，优与劣。这样，就便于发现问题，分析问题，而不致于东鳞西爪，不得要领。困难在于，用比较方法，研究《红楼梦》与戏曲，既要“钻进去”，又要“跳得出”，否则，名为比较，实则是把两个不相干的东西硬扯在一起，甚至会困在戏曲资料堆中，变成写戏曲史稿了。所以，用好比较法，对我说来，自然是很吃力的事，但也是很好的锻炼。

故而，我对《红楼梦》与戏曲作比较研究，力求一方面吃透《红楼梦》，另一方面熟悉清代有关的戏曲史料，使自己能够掌握住这两者之间一定的联系性，可以比得上，同时，明确目的性，比一比，到底解决个什么问题。比方说，当我看到《红楼梦》十二官的活动，便考察一下清代中期家庭戏班的情况，藉以研究《红楼梦》怎样在生活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，生动地展现了当时家庭戏班小演员的生活和命运，达到艺术真实。当我看到《红楼梦》中有些情节的处理，近于戏曲艺术的方法，于是，重读一下古典戏曲作品，研究《红楼梦》是否真正受到戏曲艺术的影响，又是怎样借鉴的。由此说来，既有着比较明确的目的，又掌握到相比者之间一定的联系，那末，在作比较研究时，心里就有点数了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戏曲描写，篇幅虽然不多，但涉及方面却比较广。那末，该抓哪些问题呢？我根据书中戏曲描写，大致确定：在戏曲活动方面，第一，探索清代家庭戏班从风行到衰落的情况、原因和影响；第二，探索清代家庭戏班演员的来源、生活、地位和斗争；第三，探索清代戏曲演出的场所、时间、程序和脚色等等；第四，探索《红楼梦》中戏曲剧目的内容及其作用。在戏曲对《红楼梦》的影响方面，既要探索思想内容的影响，如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等等；又要探索戏曲艺术形式的影

响,如人物出场、排场调度、背景点染、人物语言和曲调组合等等。在《红楼梦》对戏曲的影响方面,主要是探索《红楼》戏的创作、流行、成就和缺陷。本文所收诸稿,就是对这些方面的问题,试作初步研究。

通过对《红楼梦》与戏曲比较研究,我进一步了解到:《红楼梦》中所描绘的家庭戏班的活动,揭示了清代家庭戏班日益趋于衰落的征兆。贾府诸人对戏曲艺术的爱好和享受,表现了清代中期豪门享乐生活和艺术爱好的特点。《红楼梦》在继承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等等优良传统基础上大胆创新,诚然有了出色的发展。这部名著在情节处理上借鉴于戏曲艺术,形成了独特的风貌。诸如此类,恕不枚举。总之,《红楼梦》中的戏曲描写,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笔墨,而是全书情节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。它丰富了书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,更有助于深刻揭示“红楼”由盛而衰的过程、规律和意义,富有艺术美。

通过对《红楼梦》与戏曲比较研究,我感到:各种艺术,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,也就各有特长和局限。同时,各种艺术,又有相通之处。就是说,各种艺术,既互相区别,又互相联系。所以,艺术家应该精通本门艺术,又要有比较广泛的艺术修养。只有如此,才可能有新的杰出的艺术创造,对艺术发展作出新的杰出的贡献。曹雪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,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丰富多采的艺术作品。那末,研究《红楼梦》,就需要从更广泛的艺术领域里进行比较分析,这样小说和诗词、戏曲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才能得到揭示,而这无疑的对于文学思潮和文学史研究都会有帮助的。

“四人帮”垮台以后,我把初步完成的这些稿件共十多篇,作了进一步修改,并陆续发表于《红楼梦研究集刊》、《红楼梦

学刊》和《红学文丛》。现在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共十三篇，其中部分内容参考各方面的意见，又作了一些修改，并定名《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》。

还应该提出，在写这些论稿时，以及小书出版过程中，老师和朋友们对我给以热情的帮助。谨在此致以谢意。尤其感谢赵景深老师，长期借阅各种资料。在那时，这些线装书，都被列为“四旧”。所以，当我每次看到这位白发盈头的老教授，细心地用报纸包扎我所需要的资料时，我是深受感动的。我愿意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再次表示我的敬意和感谢。

徐扶明

一九八四·春·于上海

一、《红楼梦》与家庭戏班

在我国长期封建社会里，官僚地主家庭自备戏班，称为“家乐”，也就是家庭戏班。据《玉泉子》记载：崔公铉在淮南，“尝俾乐工集其家僮，教以诸戏”。那末，早在我国戏曲艺术萌芽时期的唐代，就有了家庭戏班。到宋元时代，才日益完备。再到明清时代，更盛极一时。降至近代，就渐渐衰落了。对此，在前人著作里，大都是一鳞半爪，很难窥其全貌。而在《红楼梦》里，却生动地描绘了家庭戏班的活动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家庭戏班极盛时期的概况。

(一)

清代贵族、官僚、地主、富商人家庭，逢年过节以及吉庆喜事，常常雇职业戏班，或者找“玩戏的人”（串客、票友、业余演员），到家里作临时演出。更主要的是，很多人家都自备戏班，随时演出。曹雪芹叙贾府原先有一个戏班，但那些演戏的女人们，皆已幡然老姬了。后来，为了庆祝元春归省，又办了一个新戏班。而李家和薛家，也“都是有戏的人家”。忠靖侯史家，“有一班小戏”。忠顺王府、南安王府、临安伯府以及“各官宦家”，也“养有优伶男女”。从中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。

我们留心清代初期和中期的历史情况，就可以看出《红楼梦》这些描写是否符合事实。

在那时，除宫廷戏班外，上自王公大臣，下至地方官员，大都“家有梨园，皆极一时之选”。比如，成亲王永理、慎靖郡王允禧、平西王吴三桂、靖南王耿精忠、世袭辅国公经照、大学士明珠、大学士和珅、吏部尚书李天馥、吏部尚书宋荦、军机大臣福康安、大司寇张北海、总督伍拉纳、总督吴兴祚、总督毕沅、巡抚浦林、江宁织造曹寅、苏州织造李煦、两淮巡盐御史李陈常、巡盐御史季振宜等等，都有家庭戏班。昭槁《啸亭杂录》说是“诸藩邸皆畜声伎”。礼亲王昭槁自己，也是“素狎优伶”，畜有戏班。连一个小小的大名游击，竟然也养优伶数十人。所以，当时民间歌谣加以讽刺说：“芝麻官，养戏班”①。

在那时，许多大地主家庭也备有戏班。“华堂杰阁矗空起，梨园选胜日征歌”，“拟于王侯”。比如：如皋冒襄，“多拥丽人，爱蓄声伎”。海陵俞锦泉，家乐“甲江南，粉白黛绿不知数”。武进杨荣，家多伎乐，“率善歌舞”。海宁查继佐，“家畜女伶，并一时妙选”。不仅经济繁荣地区的大地主家庭如此，就连山乡僻壤地区的大地主家庭也是一样的。湖北鹤峰县，地处万山之中，有个大地主田舜年，每宴客，就命家姬演出《桃花扇》。地主家庭竟畜戏班，遍及全国各地②。

在那时，富商大贾家庭自备戏班，也是很平常的事。“绮席笙歌无朝夕，醉后凭陵若王侯”。山西票号商，安徽典当商，江西茶商，浙江丝商，苏州洞庭山水果商，云南铜商，都以家备戏班炫耀于人。尤其各地盐商，“俳优伎乐，恒舞酣歌，宴客嬉游，殆无虚日”。在江淮地区，季、黄、程、包、汪、洪、张、江、罗、徐几家大盐商，更是以家乐斗靡争妍而驰名③。所以王原《巨估乐》说是：“拥资射时利”，“娱乐杂倡优”，“民生日愁苦，惟有巨贾乐”（《寒竿集》）。

当时朱门富户自备戏班，少则有一班，多则有数班。成亲王私邸，竟有“和成”、“庆祥”、“瑞祥”、“太祥”等六个戏班。连一个湖南布政使家里，也有两个戏班（《竹叶亭杂记》）。泰兴盐商季家，与平阳米商亢家，最为奢华，号称“南季北亢”。或有女乐二部，或有梨园数班，多则二三百人，少则数十人，“悉称音姿妙选”（《觚剩》）。乾隆年间两淮盐商，例畜花（乱弹）、雅（昆曲）两部，著名戏班有春台班、老洪班、德音班、百福班等等。

这许多家庭戏班，大都是童伶班，从八、九岁到十多岁，一过二十岁，不是被送人作家僮，就是另谋生路，甚至不堪摧残，夭折而亡。如王文治把超龄的家伶素云、宝云，送给毕沅为仆。冒襄的家伶杨枝，年长便退出了舞台。而童伶班之中，又以女班为多，如查继佐家的十些班，朱必抡家的缥缈班，还有俞锦泉、徐懋曙、季振宜诸人的家乐，也都是女班^④。这是为了按照封建礼教的教导行事。（女伶可以出入内庭）

他们不仅畜名班，而且建名园，所谓“二美兼具”。罗人琮《敬陈末仪疏》指出：“今（康熙年间）之督抚司道等官，盖造房屋，置买田园，私蓄优人壮丁，不下数百，所在皆有，不可胜责”。地主、富商亦然。明清时代，江南一带是私家园林集中的地方。从清代初期到中期，中国私家园林已发达到了高峰。赵翼《青山庄歌》：“园林成后教歌舞，子弟两班工按谱”（《国朝诗铎》）。象青山庄这样的园林，还有很多哩。如秦家的寄畅园，冒家的水绘园，王家的拙政园，张家的曲江园，郑家的休园，洪家的倚虹园，查家的水西庄，亢家的亢园，乔家的东园，曹寅家的西园，经照家的西园等等。这类园林，大都宏大富丽。如倚虹园内，有桂花书屋、水厅、领芳轩、歌台、看楼等处。张

园“广数十亩，中有三层楼，可瞰大江。凡赏梅、赏荷、赏桂、赏菊，皆各有专地。演剧宴客，上下数级如大内式。另有套房三十余间，回环曲折，不知所向，金玉锦绣，四壁皆满”（《水窗春呓》）。他们的家庭戏班，就在园内活动，或演于歌台之上、厅堂之间，也有的演于水榭或暖阁之内。又如休园内有一歌厅，“后二进皆楼，红灯千盏，男女乐各一部，俱十五六岁妙年”。

还应该提出，在清代初期和中期，很多衙门，特别是那些号称“油水衙门”，都备有戏班。因为，当时只北京以及少数大城市（如苏州等）才有戏园。而清朝政府又以“有玷官箴”为名禁止官员（尤其旗人）入内看戏。再者，雇职业戏班入衙演唱，毕竟不及自备戏班方便。所以，大小衙门竟蓄戏班。这种戏班名曰官家戏班，实则是变相的家庭戏班，专供少数在职官员享受。比如，广州衙署的戏班，“演戏召客，月必数开筵，蜡泪成堆，履舄交错”。厦门海防厅备有梨园两班，除“国忌”外，演唱不辍。清江浦南河厅的戏班，有院班、道班之分，从岁首元旦到岁暮除夕，无日不演戏，“自黎明至夜分，虽观剧无人，而演者自若也”^⑤。

由此可见，《红楼梦》中自备戏班的描绘，确实是有着现实依据的。贾府自备的一个新戏班，正是童伶女班，而且是经年在大观园内活动。忠靖侯史家的“一班小戏”，即指童伶班^⑥。史家也有个花园，水阁叫做枕霞阁。这种水阁，宜于作唱曲的场所。

我们知道，曹寅是曹雪芹的祖父，李煦是曹家的至戚，经照是曹雪芹的好友敦诚、敦敏的祖父。敦诚的《四松堂集》和敦敏的《懋斋诗钞》，都记述了他家“小部梨园”和“西园歌舞”的往事。曹雪芹和曹寅在一起生活过，与敦诚、敦敏交游密切，

曹雪芹对当时家庭戏班情况，是有所了解的，因此《红楼梦》中家庭戏班的描写，有实际的生活经验。

(二)

家庭戏班如此兴盛的原因有以下几点：

(1) 家庭戏班可供少数人及时享乐

在《红楼梦》里，“享福人”贾母，“极爱寻快活”，最讲究听戏。她说是：她家的戏班，“原是随便的玩意儿，又不出去做买卖”。这说明，贾府之所以要自备戏班，乃是作为寻欢取乐、消闲遣闷的玩意儿。那末，为什么还要自备戏班呢？请看：有一年元宵节，贾母正在兴头上，不管更深夜冷，竟命家伶立即带着彩包来，按照她的所谓“新样儿”的要求，演几出戏瞧瞧。由此可见，自备戏班就能使他们看戏更为方便，能随心所欲地享乐^⑦。

在他们看来，“外间优人总不若家伶为佳，且便于传唤”。所以自然要竞畜戏班。比如，两淮盐商张家，“梨园数部，承应园中，堂上一呼，歌声响应”。在寄生虫们想来，这是最惬意的事了。何况，有些官僚地主，如岳端、曹寅、尤侗、查继佐、王文治、黄振等，习知歌舞，自教家伶演唱，“朝‘班管’（写戏）而夕‘氍毹’（演出）”，既可以及时上演自己的剧作，又显示自己的才学，自得其乐，甚至“行无远近，必以歌伶自随”。还有些官僚地主、富商大贾，不惜出重金聘请文人、曲师或老伶工，如朱蕘稗、毕子筠、顾彩、王寿熙、王景文等，到家里写戏教曲，时时花样翻新，“惟主人所命”。这都证实，在当时，贵族、官僚、地主、富商之所以竞畜家庭戏班，就是为了要极力满足他们的享乐欲望^⑧。

(2) 家庭戏班可以成为结纳攀援的资本

在《红楼梦》里，那些官宦人家，逢有喜事，甚至并没有什么喜事，常常互请看戏，互送戏班演出。如后四十回：贾政升任郎中，王子胜和众亲戚家，立即送一班戏来贺喜。连贾政由江西粮道被参回来，众亲朋也都要送戏接风。临安伯府因有新“名班”，伯爷高兴，就请相好的老爷们瞧瞧。这名为日常应酬，礼尚往来，实则是借此在政治上互相勾结、扶持。一句话，他们把家庭戏班作为政治交易的筹码。

清代康熙元年(1662)以前，在北京，官宦请客，一般是“止清席，用单柬”（即席间不演戏）；自康熙二年以后，“无席不梨园鼓吹，皆全柬矣”（即席间演戏）。此风日长，外地也盛行“全柬”^⑨。甚至把家伶当作礼物，赠送转让。比如，一个云南大吏的幕僚，家有园林戏班，常常请客赴宴看戏，上下拉拢，终于钻得总办各省铜运的“美差”。曾任知府的王文治，把家伶送给湖广总督毕沅，以求博得大力提携。连清朝政府的“上谕”，也不得不承认：“外官畜养优伶”，“送与属员乡绅，多方讨赏，甚至借此交往，夤缘生事”。一个革职总兵，竟异想天开地想把自己的家庭戏班（女乐），进献给皇帝，藉以复官（《落金扇》）。扬州盐商也用请看戏、送家伶的方式，“结交士大夫，为干进之阶”。可知，在剥削阶级看来，家庭戏班“同于资财”，“律比畜产”，可以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资本，也有权把家伶当作礼物，赠送转让，谋求更大的利益^⑩。

(3) 家庭戏班又可作为斗富争胜的奢侈品

在《红楼梦》里，贾母在元宵佳节，看过那有名“玩戏”家的班子之后，吩咐“把咱们的女孩子们叫了来，就在这台上唱两出，也给他们瞧瞧”，“咱们好歹别落了褒贬，少不得寻个新样

儿的”。她的所谓新样儿，就是演《牡丹亭·寻梦》，只用箫管而不用笙笛；演《西厢记·下书》，扮惠明的净角不用抹脸。^⑩她还吹嘘她爷爷的戏班，演《西厢记·听琴》和《玉簪记·琴挑》的弹琴新样儿。贾母的自吹自擂，博得薛姨妈等人的赞赏。当然，演《寻梦》用箫管伴奏，多少可以染浓清幽、抑郁的氛围。而净角惠明不抹脸，却缺乏新颖的艺术风趣。贾母的新样儿，也算不了什么“新”。过去演《长生殿·小宴》，按照规定必须由“生”（唐明皇）亲自吹笛，由“旦”（杨贵妃）按板唱。

清代初期和中期，不少贵族、官僚、地主、富商的家庭戏班，较之《红楼梦》中贾、史两家的戏班，在争靡斗奇上，更是大大超过了。有的是以“色艺超群”的家伶为荣，如查继佐的家伶柔些、云些、月些、红些等“十些”；冒襄的家伶杨枝、小杨枝、秦箫、紫云、金菊、灵雏等；宋荦的家伶阿陆、阿增等；王文治的家伶素云、宝云、轻云、绿云、鲜云等；黄振的家伶小红、月香、翠竹等。有的是以“拿手好戏”出名，如李天馥家的金斗班长于演《桃花扇》，尤侗的家伶长于演《钧天乐》。有的是以脚色齐备著称，如徐懋曙的家伶，“梨园色目，无不备列，皆妙龄也”。有的是以舞台布置、服装道具争胜，如盐商老徐班演《琵琶记》中《请郎花烛》一出，用“红全堂”，另一出《风木余恨》，则用“白全堂”；大张班演《长生殿》，用“黄全堂”；小程班演《三国志》，用“绿全堂”。有的家庭戏班，据说是剧本、演员俱妙，所谓“九龄十龄解音律，本事家门俱第一”，因此，“徐家戏子瞿家园”，被有些人吹捧为“二绝”。此外，吴三桂的六燕班，胡中丞的老枣树班，都很有点名气的^⑪。

(4) 家庭戏班可以适应封建仪制的需要

在《红楼梦》里，贾府为庆祝元春归省而自备戏班，与修盖

省亲别院大观园一样，都是封建王朝的“国体仪制”规定需要的，“违错不得”。当元春归省之日，除悬灯挂彩、燃放烟火、游园赏景、大排筵席之外，还演了戏，因此，就格外显得隆重、奢华、阔气、热闹了。如果没有这种豪华的排场，皇帝妃子就不能归省。封建社会正象一座多级的阶梯，等级不同，身份不同，“礼仪”就不同，排场就不同，条条规定，界限森严。

根据历史记载：康熙、乾隆先后多次南巡时，江南各地官僚、地主、富商为了庆祝“南巡大典”，博取皇帝的欢心，都不惜耗费财力、物力，特聘文人编剧，物色著名演员，精制服装，赶排新戏^⑨。很多家庭戏班，争出风头。甚至组成实力雄厚的新班，力求首屈一指。如集成班（后改名集秀班），就是“集腋成裘”的意思。所以皇帝所到之处，“沿途供应戏剧献演之风甚炽”，“分工派段，恭设香亭，奏乐演戏”，“笙歌不绝”，“踵事增华”，粉饰升平。浙江西湖行宫特地演出王文治新编的《海宇歌恩》、《献瑞天台》诸戏。扬州盐政、苏州织造也特请沈起凤新编“奉迎供御之戏曲”。在扬州，当“御舟”开行时，二舟前导，戏台即架于二舟之上，演唱《白蛇传》，“高宗辄顾而乐之”。在镇江，江岸上著大桃一枚，烟火大发，桃砵然裂开，剧场中峙，上有数百人，演出《寿山福海》新戏。在苏州，官造戏台，转轮可御，绮采华灯，使不风而摇曳，清歌妙舞，若驾雾以飞腾。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因此，官僚、地主、富商，都得到皇帝的嘉奖和赏赐，皆大欢喜。比如，乔莱的家乐，获得康熙皇帝的赞赏，赐以银项圈，“因名其部曰赐金班。”乔莱借此炫耀“殊荣”，抬高地位。而“民间疾苦，怨声载道”。由此可知，不仅皇妃归省有“仪制”，皇帝出巡更有“仪制”。《红楼梦》脂批：“借省亲事写南巡，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。”家庭戏班，也正适应了这类

“仪制”规定的需要④。

除了上述四点之外，有些文人，如李渔等，还利用自己的家庭戏班，作为向达官贵人捞取钱财的帮闲工具。《歧路灯》第二十一回、二十二回、七十七回写到：有些“大乡绅”以至“得时衙役”，藉着自己在地方上有点势力，招收儿童，组成戏班，即所谓“窝子班”，或者把投靠自己的江湖班收留下来。这类戏班，有唱昆曲的，也有唱地方戏的。他们伺候堂会戏，赶演庙会戏，图财牟利。如果戏班偶有亏本，那就想方设法地向有钱人家打秋风。老的戏班不行了，便办新班。主人死了，家属便可以吧戏班卖掉。

正由于这种种原因，所以当时畜养戏班成风。那些尚未养戏班的知识分子，也痴心妄想着。蒋士铨《空谷香》第二十四出《心梦》写作为教师的吴良，竟对自己学生说：“学生用心读书，将来好中举人进士，做了官，好买田造屋，娶妾养戏”。社会风气对人心的腐蚀可见一般。

(三)

贾府为了自备戏班，特地派人去姑苏聘请教习，采买女孩子，置办乐器、行头，一次竟花了五万两银子。这笔钱，按照乾隆年间粮价计算，可以买四万石粮，大体相当于一万人全年的口粮。即就《红楼梦》中刘姥姥的计算，二十多两银子，可够庄家人过一年。那末，五万两银子就可够两千户庄家人过一年了。此后，贾府这个戏班长期所需的生活费、演出费、教习工资以及其他费用，还不知道花多少银子哩。

对此，自有历史事实作证。苏州织造李煦之子与家伶串演《长生殿》，衣装费至数万。扬州盐商小张班演《牡丹亭》，仅